

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工作的经验结晶

是二十多年来中国历史教学大纲在教材人物故事上

在史料选择运用上在教学方法上在编写体例上

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也是中央广播电视大学

历史系多年教学经验的结晶也是作者多年

从事中国历史教学工作的经验结晶

本书可作为高中历史教材

的参考读物

张恨水著

张恨水

著

张 恨 水 作 品 经 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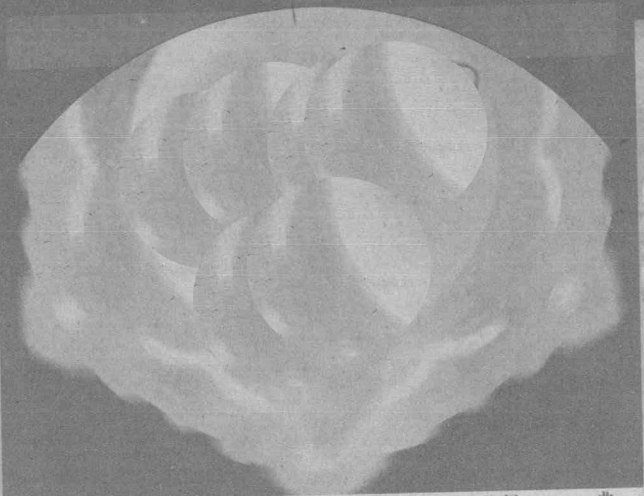
春 明 外 史

下



明外史

日



张恨水作品经典

章回小说 - 一部划时代巨作

春
明
外
史

下



群众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明外史/张恨水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7.3
(张恨水作品经典)

ISBN 7-5014-1507-2

I. 春… II. 张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现代②章回小说-中国-现代③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 I246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3664 号

春明外史(上、中、下)——张恨水作品经典

责任编辑 张 蓉

封面设计 吴 勇

技术设计 王铁珊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78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印刷三厂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 939 千字

印 张 38.125

插 页 7

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014-1507-2/I·576

印 数 0001—6000 套

定 价 65.00 元

目 次

- 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转向脂粉
可恰旧舞地来阅沧桑 (755)
- 第五十九回 里巷荒芜蓬门惊枉驾
风尘落拓粉墨愧登场 (769)
- 第六十回 事不由人冲寒谋去路
饥来驱我坠溷误前程 (782)
- 第六十一回 拥絮听娇音惺忪温梦
煨炉消永夜婉转谈情 (795)
- 第六十二回 枕上托孤心难为妹妹
楼头拚命意终惜卿卿 (808)
- 第六十三回 气味别薰蕕订交落落
形骸白水乳相惜惺惺 (822)
- 第六十四回 已尽黄金曲终人忽渺
莫夸白璧夜静客何来 (835)
- 第六十五回 空起押衙心终乖鹤蝶
不须京兆笔且访屠沽 (848)

- 第六十六回 成竹在胸有生皆皈佛
禅关拥雪辟地更逢僧 (861)
- 第六十七回 对席快清淡流连竟日
凭栏惊妙舞摇曳多姿 (873)
- 第六十八回 心隔蛮弦还留芳影在
目空螳臂起舞剑光寒 (886)
- 第六十九回 宽大见军威官如拾芥
风流关国运女漫倾城 (898)
- 第七十回 声色相传儿原跨灶物
锱铢计较翁是惜财人 (910)
- 第七十一回 妙手说贤郎囊成席卷
壮颜仗勇士狐假虎威 (923)
- 第七十二回 飘泊为聪明花嫌解语
繁华成幻梦诗托无题 (939)
- 第七十三回 慷慨结交游群花绕座
荒唐作夫妇一月倾家 (951)
- 第七十四回 描写情思填词嘲艳迹
牺牲色相劝学走风尘 (964)
- 第七十五回 辛苦补情天移星替月
殷勤余恨史拊掌焚琴 (977)

- 第七十六回 入戶拾遺金終慚浙臉
開囊飛質券故泄春光 (992)
- 第七十七回 颊有遺芳半宵增酒渴
言無余隱三字失佳期 (1006)
- 第七十八回 一局詩謎衙容騷客集
三椽老屋酒藉古人傳 (1020)
- 第七十九回 妙語如環人情同弱柳
此心匪石境地遯浮鷗 (1032)
- 第八十回 滿座酒興豪錦標奪美
一場鴛夢斷蜡泪迎人 (1047)
- 第八十一回 藥石難醫積勞心上病
淵泉有自夙慧佛邊緣 (1061)
- 第八十二回 一榻禪心天花休近我
三更噩夢風雨正欺人 (1076)
- 第八十三回 柳暗花明數言鑄大錯
天空地闊一別走飄蓬 (1094)
- 第八十四回 爽氣溢西山恰成美眷
罡風變夜色難返沉疴 (1109)
- 第八十五回 落木警秋心吟詩絕命
抚棺傷薤露恸哭輕生 (1122)

第八十六回 旧巷吊英灵不堪回首
寒林埋客恨何处招魂 (1138)

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(代后记) (1160)

第五十八回

大好少年身转同脂粉 可怜旧舞地来阅沧桑

却说皮日新跑到学校里来上课，又碰到是礼拜，就笑了回去。走到半路上一想，且慢，不容易起一个早，到学校里来，来了又要跑回去，家里人知道了，也要笑话。有了，今天是礼拜，一定有早场电影，且去鬼混两个钟头，到了上午再说。主意想定，立刻就到医院院来。里面早是人声嗡嗡地，座位上挤满了男男女女，找了两个圈子，也没有找到座位。看见椅子上，放了一顶帽子，便问隔座的人道：“劳驾，有人吗？”那人眼望别处，随口答应道：“有人。”及至回过头来一看，笑道：“哦，密斯脱皮，坐下罢。”皮日新一看，却是同班的文勤学。说道：“久违久违，一个人吗？”文勤学道：“刚才没有看见你，所以说有人，其实我是随便把帽子扔在这儿呢。”皮日新低声说道：“哦！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故意将自己的帽子，占了一个位子。是男性的来了哩，就说有人。异性的来了哩，也不说什么，将帽子拿在手上，让人家坐下，你说对不对？”文勤学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当然也

干过的，还问做什么。”皮日新笑道：“你这种试验法，有点成绩没有？”文勤学道：“老实说，看电影，我是难碰的，不是换片子就来，哪有这个机会？”皮日新道：“你们也有一班逛的朋友，不看电影，干什么？”文勤学道：“和你一样，天天听戏。”皮日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我不听戏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为什么？你这话里有话。能不能告诉我？”皮日新道：“现在瞧电影，回头把电影瞧完了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这文勤学也是个好事的，电影场完了，就把皮日新找到公寓里去，继续地问他为什么不听戏了。皮日新一肚皮愤恨，哪禁得人家一问，当时就把捧小珊瑚一段故事，从头至尾说了。文勤学道：“哪是你要捧坤伶，落得如此。你若是捧童伶，花钱不多，也就有得玩了。不说别的，第一种制行头的钱，可以不必花。捧童伶的，学生居多，也没有金大鹤那样大阔佬，你加入我们的团体，包你高兴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不干不干，我已经觉悟了，以后我要开始读书，不鬼混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读书为什么？为毕业。毕业为什么？为谋事，解决饭碗问题。但是你看看，多少不识字的人，做大官，发大财。如此说来，可见得读书不读书，简直没有关系，就是把毕业来说，我们运动了查堂的人，点名簿上，是不会缺席的。到了考期，反正有范围，把范围以内的讲义，下工夫看它两天，总可以打它一个抢手急。况且同学正在这里进行废考运动，说不定以后简直不考。那么，你凭什么还要急于上课？”皮日新道：“多少总要求一点知识。”文勤学道：“你不要瞎闹了，求什么知识，你还打算得博士的学位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不认识字的人，一样发大财。求知识和不求知识，还不是二五等于一十。”皮日新还要说时，文勤学道：“不用说了，你觉悟了，你要读书了。以后是努力奋斗牺牲，三句口号，一齐同进。不过今天是礼拜，你就要上课，也没有课可上。不如在我这里午饭，吃过饭，然后一道出城去看戏，你看好不好？”皮日新道：“可以可以，不过我已不听戏了，没法子回礼。”文勤学道：“谁要你还礼？你只要多叫几个好儿，义务就和权利相等了。”皮日新笑道：“看在朋友面子

上，我去一趟。”两人在公寓里吃了饭，一直便上永平戏园来。

这天正是明秋谷履行条约烦汪莲卿郑蓉卿两人唱戏的日子。那天在饭馆子里，他在贝抱和当面，许下此事，本来是信口开河，作个顺水人情，不料到了次日，贝抱和带着汪莲卿自上门来拜访，汪莲卿恭恭敬敬，给明秋谷磕了三个头。明秋谷看见，未免有些过意不去，拿出一块钱，给汪莲卿买饽饽吃，一口承认，星期日必到。所以这天皮日新和文勤学到时，他们早就来了。明秋谷一见皮日新，笑道：“怎么？你也加入这边的团体吗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今天是清客串，明天就不来了。我问你，昨天他们在饭店里闹，什么时候回去的？”明秋谷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管他呢！”皮日新道：“我知道，他们都没有回去。我一定要把这事做一篇稿子，寄到报馆里去登。”明秋谷道：“那何必？也太损些。”于是极力的劝了他一顿，又说：“我是一个老捧角家，什么气没有受过，我们只抱定取乐的宗旨，不乐就丢开，自然不生气了。”说话时，台上正演《打花鼓》。皮日新看那个花鼓婆，身段十分伶俐，便问文勤学这人叫什么名字。文勤学道：“他叫黄秀卿，出台还没有多少日子，正用得着人去捧。怎么？你很喜欢他吗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看他倒还不错。”文勤学对贝抱和一指道：“只要这位贝仁兄和你帮忙，托他们师兄弟从中一介绍，他就可以和你相识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让汪莲卿戏唱完了，我们先上后台去看看。”皮日新道：“这后台可以去吗？”贝抱和道：“可以去，敞开来让你去。”皮日新道：“那末，你就带我后台去看看。”文勤学道：“别忙呀，我们要听的戏，还没上台呢。”皮日新也会意，忍耐着把《玉堂春》、《汾河湾》两出戏看完。文勤学道：“你还等一等，让我打一个无线电，问一问去得去不得？”一会儿工夫，只见郑蓉卿在下场门帘子底下，探出半截身子来。他的脸虽然望着台上，却不时的把眼睛向这边包厢里瞭将过来。文勤学看见，伸出右手，摸了一摸自己的脸。那郑蓉卿立刻也摸着脸。文勤学又用手搔了一搔头发，郑蓉卿也就跟着搔了一搔头发，随后他也就进去了。文勤学便问贝抱和去不去，

贝抱和道：“我怕受包围，不去也罢。”程祖颐坐在后一排，今天却安安静静，一句好也没叫。文勤学刚把脸望着他，他把身子挡着前排包厢，用手摆了摆，又努了一努嘴。文勤学一看隔壁包厢里，有十几个学生装束的人，不时冷眼瞧着这边。他恍然大悟，程祖颐的敌党，今天来得不少，大概成心要和捧郑蓉卿的捣乱。程祖颐只要有举动，一定有反响的。便和皮日新丢了一个眼色，故意高声道：“我们回去罢。”皮日新也猜得了些，便说：“我还有事，早些回去也好。”于是离了包厢，便下楼来。他先问道：“刚才你摸摸脸，抓头发，那就是打无线电吗？在脸上是什么意思？在头发上又是什么意思？”文勤学道：“这个是我们的无线电密码。我们摸脸，是问你师傅在后台吗？他说不在，就摸脸，他说在呢，就摸嘴。我摸头，是问欢迎我来吗？能来他也摸头，不能来就摸耳朵。刚才我打两个无线电去问，结果都得了复电，成绩很好，所以我带你来。”皮日新道：“刚才你和我丢一个眼色，是不是说隔壁包厢里那班人？”文勤学道：“正是这样。他们捧的那个青衣刘菊卿，本来戏码在倒第三的，因为我们把郑蓉卿捧起来了，刘菊卿就压下去了。他们一党，老是为了这个事不服气，无论如何，要把刘菊卿还捧起来。我们只要捧得稍过点火，马上就有反响。今天我们烦了戏，不敢叫好，就是为这个原故。你不信，明天来瞧瞧，他们一定也要烦演的。大概烦演什么戏，都定了，只我没注意罢了。”

说时，两个人已来到后台的外院。这地方，远外一所茅厕，近处两只尿缸，西北风吹着，兀自有些臭味。院子里一地的大小顽皮孩子，有踢毽子的，有比赛烟卷画片的，有打架的。太阳底下一个老头儿，放了一破筐子大饼油条在地上，三四个孩子，围着油条大饼，和老头儿说话，乱哄哄地。文勤学一走进院子，一个唱小丑的孩子便问道：“找谁？”旁边一个孩子道：“他，你也不认得吗？”唱小丑的孩子对那孩子眨了一眼，又问道：“你找小寅子的么？你捧我不捧？”那个孩子，对他把头一伸，笑道：“就凭你那个脸子。”他们这一对小孩

子，不知高低的开起玩笑来，弄得文勤学皮日新当着许多人的面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文勤学笑着低低地说道：“别闹，我请你吃油条。”那小丑也轻轻的说道：“文先生，你给我一吊钱，让我买别的吃罢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他不是说不认得你吗？怎样又知道你姓文？”文勤笑道：“他怎样不认识？这些小孩子，坏透了，他是成心捣乱呢。要不给钱的话，他真叫起来，说是某人啊，你的相好朋友来了。你看，那时我们是见面说话好，还是不说话好？所以我干脆让他敲个竹杠，给他两个钱，让他走开。”说时郑蓉卿已经走出来了，对文勤学微微点了个头，笑了一笑。文勤学便给他介绍道：“这是皮先生，他是专门在报上做戏评的，我引你认识认识。”郑蓉卿又点了一个头。文勤笑道：“我问你，你和黄秀卿要好不要好？”郑蓉卿道：“我们很好的。”文勤学对皮日新把嘴一努，低低说道：“他要捧他呢，你能不能介绍一下？”郑蓉卿对皮日新一望，笑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可以？不过今天他的师傅在这里，我引他来见一见，你们别说话得了。”文勤学皮日新站在院子靠墙一边，离那些小孩离得远，所以他们说话，还不曾被别人听见。郑蓉卿走到对面屋子里去，引着一个小孩出来，交头接耳，对着这边说话。那黄秀卿遥遥望见皮日新是个翩翩佳公子，早就有三分愿意。跟着郑蓉卿慢慢走过来了，却把一个手指伸到嘴里去，用四个雪白的门牙，咬着指甲。顿着眼睛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。皮日新便对他先点了一个头，问道：“你十几岁了？”黄秀卿轻轻的吐出三个字，“十四岁”。文勤笑道：“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人家看你来了，你也不问问人贵姓。”黄秀卿这才指着郑蓉卿道：“他已告诉我了。”皮日新在身上摸了一摸，摸出一块手绢来，说道：“今天我没预备，没有带什么送你，明天再补送罢。”说毕，塞了一块钱在手绢里，一把交给黄秀卿。他接了手绢，早就摸着一块钱，欢喜着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说道：“请你明天来罢，我师傅买东西去了，就要来的。”说毕，便离开了。皮日新对后台又望了一望，这才回去。

到了家里一想，哎呀！我不是立了誓要上课吗？怎么又玩起来？

无论如何，我明天还是继续着上课。但是黄秀卿约了我明天去，第一次我就失信，似乎对不住人。这样罢，明天是上半天上课，下半天听戏，以后有工夫才去，就不要紧了。好在池子里，他们每天有几个固定的座位在那儿，随时去，总可以有座位的。这样想着，自以为读书和玩，两不偏倚。不料这晚睡觉又睡晚了，次日醒来，已是红日满窗，拿出枕头下的手表一看，已到十点。皮日新一想，早半天是来不及上课了，吃了午饭再去罢。于是索性睡到十一点，慢慢的起来去吃午饭。吃过午饭，一看天上那轮太阳，四围一点云彩也没有，虽然十月天气，很是暖和。加上又没有刮风吹土，空气也很洁净。心里就想着这好的天气，至少也要在公园里走走，跑去上课，岂不冤枉？今天还是玩一天，明天再上课罢。主意决定，迳直就到永平园来。原来程祖颐他们在这里捧角，和看座儿的已经勾结好了。下场门一排定了六个座，他们无论来不来，或者来了坐包厢，这六个座位的钱，他们是按日照出。一定之后，看座儿的茶钱，越是加倍的给，所以这些看座儿的，对他们是极力奉承。现在皮日新既要捧黄秀卿，也就加入了这一个团体。当天黄秀卿出台，皮日新首先叫好，黄秀卿在台上把眼睛对他一望，便算知道他来了。

从这日起，皮日新是天天到这儿来捧角，那要实行读书的念头，早已丢之九霄云外。一日正从前门大街路边走着，由永平园回去。忽然有一个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。说道：“老皮，我们好久不会了，你这一程子，怎样老不到四喜去？”皮日新一看，原来是富家驹，他在四喜捧晚香玉的时候，自己也在那里捧小珊瑚。因此天天相会，居然认识了。因为两个人所捧之角，并不冲突，两人慢慢的又变成朋友。皮日新道：“原来是你。别谈四喜了，我是伤心极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为什么伤心，你且说出来听听。”皮日新道：“这不是三言两语，可以说完的，改天再谈罢。”富家驹道：“我也知道点，你和小珊瑚闹翻了。这很不算一回事，我出面给你转圜，你看如何？”皮日新道：“我有钱，哪里也好捧角，何必一定要捧她。”富家驹笑道：“你就

不捧她，也应该去看看。你且先莫理她，看她怎样对付你呢。她依然对你好，那自然是你误会了。她对你不好，你也可以证明她实在无情无义。”皮日新道：“你这话也是，让我过一两天再来相约。今天是不成，我刚刚听戏回来呢。”富家驹本来也是听戏回来，皮日新既推改日，也就赞同，于是自回家来。走到家里，老二老三屋子里，都还静悄悄的。今天是新星社开游艺会的日子，老三大概是赶热闹去了。老二何以不在家，且去看看。便轻轻的走到门帘边，掀起门帘子一角，看他在做什么？只见富家驹伏在桌上，右手提起笔，左手用指头指着纸上数道：“一五，一十，一十五。一双，两双，三双……”富家驹便走了进来说道：“你还做算式吗？”富家驹回头一看，连忙将手按住了纸，不让他看。富家驹道：“又在做什么香艳文字？不给别人看。”富家驹听他这样说，便道：“你拿去看，是什么香艳文字。”富家驹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一首排句诗，那诗是：

悲风吹落萧萧的黄叶坠入黑夜之深沉，
唧唧之蟋蟀在古墙之下而作断续之吟。

富家驹笑道：“头一句，费解得很。第二句，倒是清顺些，可是一句又有三个之字，不太多了些吗？”富家驹道：“这是求其语调和谐，不得不如此。”富家驹对他脸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“怎么样？你还以为语调很和谐吗？”富家驹道：“无论如何，总比你赠晚香玉那种‘碧玉年华二八春’的诗，要强些。”富家驹道：“我看完了再说，先不和你争。”再看那诗是：

秋之神带来的肃杀之气如何的狰狞呀，
我心房充满了抑郁与悲愤而听此哀声。
抛弃了的四弦琴弹不出刹那刹那之心鸣，
我要蹂躏菊花之娇嫩与美术之神离婚。

富家驹道：“慢来慢来，你这本卷子，做得再好，我也不能取录。因为你犯了规矩了。”富家骏道：“新诗摆除一切束缚，要什么规矩？”富家驹道：“不能吧？你这首诗，似乎有韵，而且句子很齐整。”富家骏道：“你也知道念得有韵，句子很齐整，这就是节调的和谐呀。”富家驹道：“那末，把一句多一个字，或少一个字，行不行？”富家骏道：“既不要受拘束，那当然可以。不过我一派为求行列上好看起见，是主张字数要一律的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的话，一会儿不要规矩，一会儿又要规矩，太为矛盾。这个我且不说，既是你的诗，主张每句字数一样多，为什么第五句多了一个字？”富家骏道：“不能吧？”于是拿着稿子，用拇指食指，比着数起来。富家骏道：“哎呀？真的，怎么这一句，多出一个字来？这是我没有算准，把‘抛弃了的’四个字，去了一个‘抛’字就行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这样的诗，多了就减少一个字，少了就加上一个字，岂不是硬凑成功的。我不敢恭维你这种排句体。还不如老诗七言五言，嘴里一念就是，省了这一五一十数字的工夫呢。”富家骏道：“老诗要平仄，要押韵，多么拘束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这样一双一双的数着字望下做，你以为还不拘束吗？”

两个人，正在争论不下，只听窗子外面，有人噗哧笑了一声。富家骏伸头一望，只见杨杏园背手立在走廊下，便不作声。富家驹道：“好了，我们这是非曲直，自己是解决不下来，请杨先生评一评这个理。”便把杨杏园叫进来，将诗给他看了，问究竟是旧诗好呢？还是这种排句诗好呢？杨杏园笑道：“你这个官司打不得，打到原告一家来了，我是个学旧诗，填旧词的人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叫我评这个理，你以为我应该怎样说呢？不要谈了，来来来，我新学了一套月琴，自己还不讨厌，我来弹给你们听听。”说时，一定要他俩到后面来，便端坐一旁，弹了一套《风入松》。他俩人被清越的弦声一激动，不由听了下去，便把新旧诗的争论，丢开了。杨杏园将月琴一放，说道：“好是不好，比拉胡琴，容易受听多了。”富家驹道：“我就很喜欢音

乐，凡是浮躁或顽固的人，都应该用音乐来感动他。”富家骏笑道：“你这话是对的，不过你所喜欢的那个音乐，锣鼓喧天，耳朵都要吵聋，恐怕不足以调养人的性情。”富家驹道：“你说皮簧戏，都是锣鼓喧天，没有感动人心的吗？”富家骏道：“我敢下句断语，决计没有。”富家驹道：“好，我空口和你争论，决计是争你不过的。明天空一天，后天我烦出戏请你去听听。我好久要请杨先生去听戏，总没有实行，后天请你也去一趟。”杨杏园知道他捧了一个坤角，这个坤角是什么样子，他捧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，还没有看见，藉此去看一看，也是好的，便含笑答应了。

到了第三日，富家驹果然在晚香玉出演的天乐戏园包了一个厢请他两人去听戏。这天富家驹烦演的，乃是《孝感天》。晚香玉反串小生，小珊瑚演青衣，戏台上二胡京胡月琴琵琶合奏。外面又加上小铜铃九音锣。当晚香玉唱那整段反调的时候，富家骏听到丝竹之音，悠扬婉转，激楚凄凉，不觉也微微的摇着头，领略那种韵味。富家驹不说什么，眼睛望着乃弟笑了一笑。大家听得出神的时候，只见隔座包厢里一个中年妇人，泪珠象断线一般的流了下来。手上一方白绸手绢，左一片右一片湿了许多，她兀自擦着眼泪。富家驹看了，大为惊讶，心想这个妇人的心，也不知有多么灵敏，让这音乐一感动就掉下泪来。看杨杏园时，好象他已知道这其中的内幕，把头点了几点。当时因为要听戏，座儿又离得近，就没有问他。不一会儿工夫，那妇人已先走了。富家驹道：“杨先生，刚才隔壁的事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杨杏园道：“我看见了。这里面的大文章，回家去，我可以告诉你。”富氏兄弟，都是好事的，便记在心里。一会戏散回家，一直跟到杨杏园屋子里来，问他这事的原由。杨杏园笑道：“你看那妇人，象哪种人？”富家驹道：“她穿着短短小袄，周身滚着水钻的辫子，珍珠环子有三四寸长，自然是个南式小吃的时髦姨太太。”富家骏道：“也不尽然。她衣饰虽然时髦，看她和同来的那个老太太说话，一口纯粹的京音，走的时候，又是行旗礼，决计不是苏州派的姨